

才漸漸的涼快起來。但是前者絕無例外，後者却常有例外。此先熱後涼的通例可普通適用於一切近日的刊物，雖然近來現代評論的涼空氣漸漸移到中部來了。莽原的涼空氣却無定例，忽焉在前，忽焉在後。

文訓

新洗冤章第六十六

匆匆(上)

閒暇聽說是文明的母親，匆匆能幹些什麼出來呢？笨的我們不容易作答。譬如說，匆匆地吃是要害胃病的，匆匆地跑是要摔交的；以此類推，笨的我們不得不為匆匆地寫譯文章的抱杞憂了。

然而不然。他們視這一味的匆匆為枕中祕，為擋箭牌，為橡皮衣，為油紙傘，……一篇篇文章終了時，動輒足恭一陣，害得讀者們莫明其妙，不知所對。他們總說這文是在百忙中揮灑成的，或一小時，或二小時，多至三時已僅有了。彷彿在那邊不斷地說：『不周得很！不備得很！原諒罷！請原諒罷！』以著作者的身分照例是板起面孔說話的，在此斗然降尊就卑，反串了一齣打花邊；我們讀者受寵若驚，還敢拒却嗎？自然沒口的答應道：『您是真忙呀，我知道的，我知道的！做的譯的都好，都好呀。而且，又是在百忙之中寫出如此洋洋灑灑的文章真可佩服呢！』這就算是恭維得到了家。若碰着一個冒失鬼，則另有一種實心眼兒的答語，就是武昌江教授發明的「不好不要緊，不好不要緊」；——雖然會吃記耳光與否還在未定之天。

十四，五月，三十日。

下臣譯著

不論碰見那一種的答語，那位自統的忙人總是可以躊躇滿志的。文章萬一真好，便是更好；萬一很好，便是最好。即使不好，尚有所謂「不好不要緊，不好不要緊」也者來不斷地為牠(作品)他或她(作者)解嘲湊趣。(但這稍為有點囑屎臭。蘇人某君注。)

依此看去，匆匆實是一味妙藥，其效至少有如同仁堂的萬應錠；而我們反替古人擔憂，足見其不開眼也已。

但我終久不大明白：既匆匆到如此，為何不去休息，而必欲於二三小時內寫出生平蘊蓄的傑作？是急不及待嗎？怪哉！何急之有？是羞媿我們嗎？徒然！我們久已夫顏之厚矣！能者偏勞嗎？能者真能，勞也是真勞；最好騰出寫或譯的工夫去睡覺拉屎，那方是善保玉體，萬全之策。奈他們不聽，偏不肯睡！說詳中篇。

中夜(中)

Wanchikians先生發明文人的天性，第一

項是好吃；我發明第二項是不好睡。我們時代的大文豪大詩哲大半是夜貓之流；(如嫌不雅

聽的不妨易為夜鶯之流，我不嫌避輕靚，我只因為夜貓更接近民衆些，便用了牠，一點沒有其他的惡意，千萬別纏夾了。)不然，何以文章的寫成每恰巧趕上中夜或晨一時二時呢？

千門萬戶裏，大約是一個人都在齟齬睡，是一雙人都上牀了；而我們的文人還莘莘矻矻地在那邊伏案伸紙，對燭(本當說電燈，因牠不如蠟燭雅。)揮毫，但聽得撲秃一響，哼幾聲，筆管掉而呻吟作，是何等的賢且勞！我們對他是應當何等的恭且敬！明朝鉛墨淒然的報紙，白蝴蝶般的飛來颺去，我們即使在其間不幸發見了一兩處的錯誤，還好意思老實指出嗎？不好意思的！他是在中夜，支着惺忪的倦眼，孤負了薰熱的繡被而勉強寫的呢，何等的可憐可敬！可不是嗎？是的。我不忍說不是。但我終有一點懷疑；既已這般倦了，又有那黑甜兼溫柔的誘惑，何以不毅然脫鞋脫襪，覓枕覓衾，而必定要博無益的浮名，作踐自己的身子？有人說：『這才是真志士呢！悲哀頹廢的是志士啣！』我不得不肅然了。

手民(下)

文人的心血滴成點點的珠玉，(不是戲法，不可胡猜。)而可惡的手民必損害之為快。萬惡的手民呀！

大家來評一評我的邏輯：(1)凡有資格把著作付印的都是通人，通人決不會驟然的變為不

通。(2)凡手民都是沒有智識的人，從他們沒有大學卒業文憑及沒有當過大學教授知之。他們的癖氣，改竄他人的文字，且尤愛一行一篇的大改竄。(3)故刊布的文字，只要發見了不通，無論一字一行一篇一冊都是手民改的，與老牌通人無涉；而且認為有傷文豪的令譽，有嚴行取締之必要。(這種邏輯不知比「吾家」法長的如何，不會推扳罷?)

實際的辦法，在消極方面不外乎登報聲明，報館裏的手民如并廣告亦改了，則通人之技殆窮；但幸而還沒有聽見說過。我又很奇怪，何以排廣告的手民竟不和排詩文的合淘，一例的這般謹慎小心，平正通順呢?法庭起訴等等；在積極方面是應當設一個手民大學或專校，或各大學於新聞系外添設手民系，這方是仁者之政。

苦矣！匆匆地寫了，在中夜裏朦朧裏寫完了，更被手民顛顛倒倒的排出了；文書終於作者自負。苦矣！一厄于忙，二厄于夜，三厄于手民。『人急懸樑，狗急跳牆。』民國萬萬年，會見有三頭六臂的文人站在希馬拉耶挨佛賴司特峯頂，拿着一張廣長等于二十二行省的鎖封，上面蓋着，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敕」的符印，其大如洞庭湖之六倍，裏面滿黏着如膠印的漿糊，牢牢貼住輕薄舌的全國批評家。從此千秋萬古，開口不得，六合清平，沈冤淨洗

矣。猗歟休哉！

二五，五，二十六，作。

曬開鵝肉

川島

八九歲時方學會走象棋，等到夜裏上牀之後，朦朧間便看見帳頂上綴着棋局，車馬砲等在那裏移動，有時甚而至於在夢中因老將被擒而驚醒。前些日子看了院中盛開的山桃，近來又吃到毛筍，看見門前杏樹上結的如青梅似的實，驀地裏想起故鄉來了，沒有到過江南的人，必以為江南是山青水秀，桃紅柳綠，怎樣可愛，怎樣有趣，可是到過江南的人，也許以為江南不若江北之可愛，——誠然，在夾着泥沙獸糞的大風中走路，猶如乘雲，猶如駕霧，是怪有趣的。其實；江南人與沒有到過江南的人，江北人與去過江南的人，其憶故鄉，慕異鄉或者說異鄉如何的可憎，在我看來，正如說吾神聖華胄乃精神文明之古國，或洋化及保存國故抵制外貨，是均等的在理論上有根據的，當然不容我左右其間。此刻我要聲明的是：在我懷憶中的故鄉，不是故鄉的風景。你想，要說起風景來，不論在府上或寒舍，如『竈前觀火』，『門口乘涼』『廁所看蛆』『牀上打盹』……等等還湊不足十景嗎？然而也不是我弄狡獪，因為如此所以向你撒謊說我不想去看看本地風光。委實是——我可以具結，我驀地裏想起來的故鄉，是故鄉的『曬開鵝肉』。本來：所

謂山桃，毛筍及青梅似的杏子，與曬開鵝肉是風馬牛不相及的，沒有法子，我竟因為這些風馬牛不相及的東西而想起曬開鵝肉來了。

我不知道曬開鵝肉在食譜中佔到地位沒有，就是怎樣『特殊』的地位，我總以為這東西並不好吃。遠近聞名的便宜坊的燒鴨子味尚如此，你即使沒有吃過鵝肉，也可想到被太陽曬過多少的白煮鵝肉的情況了。所謂『曬開』云者，就是被太陽曬的快要裂開的意思，不是一種製法，也不是有意捧一隻煮熟的鵝到陽光下去曬，是因為除如此吃以外便吃不上，所以不得不吃曬開鵝肉，并且也得說是怎樣的好吃，或者我如何嗜此；否則你便可不必來吃，或者你也不好意思來吃了。

你也許說：『川島這小子何以如此無聊，既然不好吃也不想吃，想牠幹麼！』不想即不好吃有時我也想吃，想得頂起勁時，便在午後兩三點鐘餓着肚子伺候上司的時節，口袋裏沒有錢可以讓我的時節就近去喝稀飯吃烙餅，也不敢先上司而出公事房；你想萬一出來在路上碰見我的那些長官，知道我不在公事房裏坐着，豈能想不到我忽于公移嗎？豈能不告我的上司嗎？不幸因此而撤了差，不但我挨餓，就是我那老婆孩子也得挨餓了。所以在那時便想，倘若公事桌上或者抽屜裏有一碗冷飯，就是曬開鵝肉也成。能讓我抓來幾塊吃，便不至

於頭昏眼花的肚裏『姑姑姑姑』的亂叫了。在這當兒，我就與曬開鵝肉發了好感；等到回家飽餐以後，自然馬上就覺到曬開鵝肉之不好吃，但是想起與曬開鵝肉許多相關的事來了。

（希望你注意，必得在飽餐之後不愁下頓的柴米油鹽時才能想起，否則還是想吃曬開鵝肉。）

毛筍與曬開鵝肉在故鄉是同一時期的流行品，在我則覺得毛筍還不如曬開鵝肉好吃，不過這是十多年前的意見。近來則吃毛筍時只覺到毛筍價錢之壓手，並想不到毛筍是好吃的了。毛筍與曬開鵝肉全盛時代，在故鄉正是『上坟船裏看姣姣』的時節，也就是這裏山桃盛開杏樹放花的時節了。

如果明天要去上坟，今天便可先向老師告假。等到這一日也分外的比別人早起，請人梳洗以後，換上衣冠，就等着上上坟船了。照例：頭一隻是吹手船，第二隻是祭禮船，以下便是伙食船，男船，女船，客船和禮主船，我總歡喜坐祭禮船，如果我父親不在祭禮船裏；否則就只好坐女船，不論船經過那一個村莊，吹手照章得吹敲一場。此時便引出村裏的多少小男女來看我們坐坟船裏的姣姣，我們也就探出頭去看他們，此時彼此明知都是私看者，却並不如現在的女學生似的被人一一看就低頭，也並不如現在小姐太太們的從容臉紗裏吐別人。那時我倒並不如現在這樣的喜歡看女

人，所以此刻沒有什麼回味。即使萬分想着，我那些同船的長輩們在船篷隙處伸頭瞭望時，頗不矜持的小頭從肋旁擠進去。所幸那時僅知看熱鬧，看不着也並不惋惜，也不至於如現在似的坐在洋車上還要轉頭去看適纔迎面來的女人。有時看見岸上竹園中盛開的桃花想去折幾枝來是真情，並不想做詩，自然也更想不到竹園的女主人了。

我那時所企慕的是迎面上山坟完了回去的船，船頭上擺滿了摘來紅杜鵑花，及綴着松花的松枝，和我年齡似等的小孩們吃着杜鵑，或吹着用杜鵑花做成的哨子，我那時便不由的神往，不由的起了身世之感。即現在也還想跑到上山去摘紅的杜鵑花和黃的牛郎花，只是此地沒有這樣的山，即有也該變成闖人們的行宮，慈善機關等等，早就把杜鵑和野百合吹掉，你就去看一看也得有人介紹，漫談你動野摘花！

老實說：我從小就是——向着我那些祖宗們跪拜，並不感到如何的興味。目下回想起來那時如此巴結的要上上坟，大概因為生性無聊，覺着我坐在一大隊的船中，吹吹打打，紅紅綠綠的威風罷？乾脆說，莫明其妙已矣。

裝載在上坟船裏的些東西，都是習見的東西，並不感到新奇。所不常見的是吹手船船裏的鑼，鼓，梅花（即哨哨）等，我非常的覺得

有趣並且頗想染指，不過吹手船不是老爺太太小姐少爺們所當坐的。能剛鑼鼓梅花接近時，正是老爺太太小姐少爺們散座的時節；我們在堂上一口一口的吃，吹手們吹打着唱戲給我們聽。那時我的心真慌，如能讓我去吹梅花，就不給我吃毛筍與曬開鵝肉是滿能成的。然而朋友，十幾年前究竟沒有現在那樣開通——戲子可以作我們藝術界的代表，你想想我這樣的少爺身分，犯得上去玩墮民的東西嗎？所以終于不曾吹過梅花，無可奈的時也只好等到第二天學唱幾聲『聽說昭關路不通，好似狼牙刺穿胸』罷了。

吹手與戲子往往是墮民，在故鄉是如此。可是他們不幸，遇不到文士們的捧場，所以這裏的已經做了代表，（雖然我未嘗投票選舉），故鄉的些還爲有身分的老爺們所蔑視；在墮民們想是自己運氣不好，在我們如果有機會要勸他們組織大同盟——只少也時髦一點。固然墮民也不過如制錢似的被鑄上了乙字，乙字，乙字，乙字，究竟還一樣是錢，人們還一樣的喜歡，也因為墮民究竟不是錢，所以對於墮民就覺到我的偉大了，偉大的猶如現在的女學生——不如說是學生，彼此都好像長了癩瘡。

夫學生……………

「呸！你……………」

真是：由曬開鵝肉而扯到學生，豈非滑走了筆？再滑，我就該滑倒了。阿呀阿呀。再見吧。

一九二四，五，十四。

良心

露俄作
雪林譯

當該隱從謝亞夫前逃出時，

和他穿着獸皮的孩子們

蓬着頭髮鐵青着臉在風雨中奔走。

天晚了，含憂的人

到一座高山之麓和平原之邊。

妻子疲倦，兒孫喘息，

他對他們說——

『睡在地上，休息休息罷。』

該隱不能闔眼，只在山脚下沈思，

偶然抬頭看見黑暗長空中

一隻大眼睛張開在黑暗裏

在陰影裏凝視着他！

——『我被迫得太利害了，』他顫着說。

他喚醒了睡的兒孫和疲倦的妻子，

又向黑漫漫的長途逃走，

他走了三十天和三十夜，

他無言的跑走，慘白着臉，震顫有聲，

他遁逃着不敢回顧，不敢停止，

不敢休息，不敢假寐，終於到了沙磯邊，

在阿叟故鄉的海畔：

『他說我們在這裏停住罷！這地方是安全的，』

我們就留在這裏，這是世界的盡頭。』

當他坐下時他看見陰慘的天空中

一隻眼睛在天邊向他凝視！

他驚跳起來渾身戰慄，

『我躲過罷，』將手指掩着口唇，

他的子孫發抖着看他們的瘋狂着的祖宗，

該隱對夏卑說（他是在大漠中向毛幕下躲避的孩子們的父親）

『將幕帳舖在這邊——』

他們將柔牆展開，

用鉛錘將她鎖住、

『你不再看見什麼了？』鐵錘拉問。

伊是一個棕髮的孩子，

是他的孫女，溫和有如晨光。

該隱回答，『我還看見這隻大眼睛。』

玉巴是吹着喇叭打着大鼓，往莊裏去的兒

子們的父親，

喊說：『我知道怎麼樣去築一座柵欄，』

於是他造了一垛銅牆，將該隱放在背後

該隱說：『這隻眼睛依然對我望着；』

愛諾說：『應該再做一個夾層，

堅實得使沒有東西可以逼近他。』

築一座帶砦的城，

築一座緊閉的城，

鬪伯該隱是，鐵匠們的父親，

造了一座神工鬼斧的偉大的城堡，

當他建築時他的兄弟在平原裏，

將愛奴和畜基的孩子們趕走，

挖了過路的人的眼睛，

夜裏向星辰放箭，

用花鋼石代替了布幕，

用鐵條鈎連了石塊，

這城堅固得像地獄的城一樣，

護樓的影子將鄉村遮黑，

牆垣厚的如同山嶽，

在門上刻着『禁止上帝進來。』

當他們砌築完了，

將他們的祖宗放在中間石築的護樓裏，

讓他憂愁癱厲的住在裏面，

呵！父親——鐵錘拉發抖着問，

『眼睛想是看不見了？』

『否，他常常在此』

於是地說，『我要藏在地底

像埋在墳墓中一樣。

別的東西看不見我，我不能看見別的東西。』

西。』

人替他挖了一條溝，該隱說很好！

於是他鑽下地底躲在黑暗的穹影下，

當他坐下時，

他們在他頭上封了土，

那眼睛仍然在墳墓裏看着他，

論性道德的一封信

雨村

開明先生：

信看到了，承賜這許多錦囊妙計，真夠我終生吃着受用不盡，謝謝，謝謝！

你說我不愧為忠實的婦女問題研究者，這我萬萬不敢信。你知道的，我不曾出過洋，留過學，得過巍巍然博士，碩士，學士的頭銜，永遠祇是鄉下的不士，像這樣沒中用的東西，配研究些什麼的嗎？但你說我不是一個好編輯員，我却肯無條件地承認，因為說我不好的，已經不止你一人了：新青年說我袒護他們的老太爺，而老太爺却說我教壞了他們的少爺小姐；Ladies說我慫恿她們的老爺納寵，而Gentlemen却說我引誘他們的太太偷漢；像你這樣的，說我把營業與真理，職務與主張混同了，而真理主張真理的老牌無產階級，却又罵我是資本家的走狗，太給資本家賣力氣。我雖欲自辨為好，雖有百口而亦不可得矣。無怪乎衛道先生寫信給我，要享我以衛生丸了。總而言之，天不怨，地不怨，只怨爺娘生我的時候，多生下這一張嘴，既要喫飯，又要講話，以致憑空得罪了這許多人，冤哉冤哉！

現在幸蒙你教給我這樣一個好主意，——我居然會知道這是好主意，或者也是上帝的默示，不，說錯了，是祖宗有靈，——使我找着這條平坦中正的大道，這真是不幸中之大幸

了！從此之後，我對天立誓，決定從我們藏書樓裏，把那些女兒經，女四書，女孝經，列女傳，以及我家祖傳的婦學編等等搬了出來，拚命下一番懸樑刺股的功夫，在每部書上做一編考證，再加新式標點，白話註解，逐期發表出來。我想這麼一來，老先生定肯引我為同志，為了我能夠保存國粹；新青年定將尊我為學者，為了我能夠整理國故；就是現在正喊着打倒帝國主義口號的無產階級的，也定會為了我能夠發揚民族主義的緣故，不至於再把我當仇敵看待，這不是面面圓倒了麼？至於做雞蛋糕布丁杏仁茶之類的方法，以及刺綉裁縫梳頭束胸捷訣，乃至纏腳法之類的常識，當然要盡量多登。將來當擬定大革新計畫書，恭錄是正，尙乞不吝賜教！但你千萬不要誤會：我之所以打算這樣澈底的改革者，決決不是為了顧全營業和銷路起見。我們的老板一向真誠地熱心於提倡新文化和整理國故，賺錢不賺錢，本來不放在什麼心眼上，何況這麼區區的小刊物，即使可以賺錢，也真真微乎其微。所以我倒用不着你這一條錦囊妙計，定有把氣力與心思劃清界限的必要。況且即使想劃清，也沒有像上下身可以一刀斬斷的那麼容易，因此也懶得再劃了。總之，此次的改革，完全是我個人想討好於各方緣故。而有此自發的自動的悔悟。恐多口舌，特此鄭重聲明！

我想我似乎永遠不過是一個喫飯主義者——照你的筆法，可以說是忠實的喫飯問題研究者，你把我當做「熱狂」的人，這怕是你的錯誤。你縱使把我的身體研成粉末，請化學大家分析起來，也萬萬找不出一點發熱的原子來。有時在你看來，或者彷彿像要向白爐子口裏鑽的樣子，但這決不是為了太熱心，只是沒有看見白爐子，閉着眼睛瞎掃罷了。現在經你一指點，知道那炎炎的就是白爐子，當然要敬謹遠避，萬萬不願意做翠鳥牌香烟的。

但是我還有一層憂慮。倘使我這樣改革之後，萬一像你所說，有人因了喫雞蛋糕喫成胃病，而仍歸咎於我的不好；我雖要遠避白爐子，白爐子却生着四條腿向我追來，即使不至於被烤，而我平素所持的主義，終於有不能貫徹之勢。那時我將向張競生先生請求傳授內食法呢，還是跑到希臘去，找到Gorgon Melusa的頭，把我自己化成和偃師先生所鑿的那樣呢？你的錦囊裏的妙計一向很多，務請再賜給我一條！

五月十七日，署名。

這封信正寫好時，接到一位無產階級的哀的美敦書，他說，「如……始終不願改變方針，則我並非委屈求全者，嚴厲的攻擊，恐非我一人已也。」你看，這是何等

可怕的美敦書！他所謂改變方針，是以後只許我們「唯物」，不許我們「唯心」。什麼是「唯物」，什麼是「唯心」，因為我沒有研究過什麼，實在無從知道。但「做雞蛋糕」[纏脚]大約總可以屬於「唯物」類的，然而女兒經不知是屬於那一類？因為怕碰無產階級的釘子，順便向你請教一聲，又，他似乎不為我從前之所以不「唯物」，是因為我沒有「人心」，但以後如有了「人心」，不是更「唯心」了麼？就真真使我為難極了。五月十八日，附記。

春雨的主人公 (通信)

啓明先生：

二十七期的語絲，已讀過了。關於韋素園君的春雨，我生出兩個疑問，要請先生指教。其中並沒有絲毫的謾罵的意思，這是我寫此信以先要聲明的。

春雨上所寫的這位女學生，和我的一位朋友差不多，這並不是強往她身上拉，給她拾罵，實在是有下面的幾個相同之點——

- 一，她是一位女學生。
- 二，他在現在文學界是享盛名的。
- 三，他父親在戰艦上服務。

因此，我承認韋君所寫的和我所認識的是一個人了。

如果韋君是從自己腦裏想出來的，不期然

而然和我所知道的相同，那麼，我這些話就算廢話了。如果韋君是聽別人說的，當作實事來發表，我倒要說幾句話。

就現在文學界說，我們中國現在的文學前途，未必可抱樂觀。我們從事文學的人，正應該去努力，去尋找我們文學前途應該走的道路，以盡我們的責任。若只在小地方不要緊的地方，不值得注意的地方去注意，那麼這位先生是不是在文學的路上，人生的路上來徘徊？（我們看見抱着頭往後跑的人，尚可欽佩，為他還是往後跑的勇氣。只是一般路旁徘徊的人，最易招人鄙夷！也就是文學田中的莠艸！）現在韋先生專門在這無須乎注意的地方，算不算徘徊不進的人？他底作品算不算徘徊不進的作品？

就那件事情來說，一個女學生戀愛，本不算新奇的事情，就是寫出一編東西來，也未嘗不可。可是韋先生是甚麼一個態度呢？用訕笑諷刺的態度來寫一個女學生的戀愛故事，這正可表現出來韋先生的頭腦太不清楚！請問現在戀愛還算下等事嗎？還值的大驚小怪嗎？還能用不正當的態度來寫嗎？

我底話說完了。我底知識很少。這篇東西先生看了，一定要好笑。

她現在已到遠方求學去了，這件事她一時未必能知道，我是她底朋友，不能不就近替她

辯護，這一層也望先生知道，並不是第三者要來妄自開口啊！

有功夫，頂好在語絲上見示，則後生受益良多矣。
五月二十日靜貞。

靜貞先生：

春雨裏所說的人，或者是您的友人，或者不是，但我以為這都沒有什麼關係。這種文藝作品，本來作者並不當作實事寫，讀者也不當作實事看，即使知道裏邊的人是有模型的。譬如郁達夫先生的「羅行中」聲聲口口自稱是「我」，但是有人見他問道，「前回貴夫人投水……」，那一定要被人笑為痴人說夢了。韋先生的態度似乎也沒有什麼毛病，不曾含有訕笑諷刺的意思。或者內多虛構的分子，看去彷彿是在嘲弄，但這實在只證明牠所記之不重在實事。先生說這似乎是「路旁徘徊的人」的態度，我覺得很難想出適當的奉答，因為我對於文學的路至今還看不明瞭，但我至少總可以說韋先生的那篇文章並不含有惡意，無論所描寫的人是誰。我對於韋先生也有一點不滿，便是他不很能運用「玄化」(Mystification)的方法，容易引起誤會。我和韋先生不熟識，不能替他說明那篇的本意，不過承來信見詢，姑就個人所見略為答覆而已。

五月二十五日，周作人白。